

古文孝經私記

上

5718
2210
1



〇七二信
22/0
1-2

古文孝經私記

奇不飛
尊壽

西漢以來孝經尚書有古文今文師資傳受各
相軋爭二千餘年于今猶尚不已尚書大禹謨仲虺之
誥等二十餘篇古文有焉今文亡焉故今文家謂之為
偽果偽則古文妄作奉之者亦不得辭其罪矣古文家
守之為真定真則今文者流侮誣聖言之罪亦甚大矣
推之到其極則道之存亡亦繫焉學者固不可不審辨
也若孝經不必然其古文今文章數各別文字互異然
無妨大義焉要之一根兩杪謂分割今文成古文併同
古文作今文亦可也其尤異者不過閨門一章有亡耳
然有之亡之非若尚書二十餘篇真偽關係于學問之

古文孝經私記
學古也

清和天皇

大本也。況有長孫氏。今文本有此章乎。由是則今文家亦非絕無此章也。然則兩可調停。似得良籌。余不為之。殊取今文者無它奉。貞觀天子詔也。吾門朝川善庵童中入。吾奚疑塾。天資敏齊。學問精勤。自初開講肄業。大行門人日進。識亦益高於孝經。殊有所見。而左袒于古文。著定本一卷。考異三卷。證註二卷。私記二卷。精窮破釐毛。彼邦先儒皆所未考及者也。門人皆欲勸上梓善庵不可。余聞之謂夫千古不磨滅者在。識與學與梓行門人信善庵學之飽與識之高。欲使其不可磨滅者。必不磨滅也。余以一日之長當代善庵而許可之。於是

乎門人皆說甚矣。欲先刻私記。蓋其名以私者。雖取古文。寓非背余而獨馳。故不敢公布之意焉。善庵儒行以厚德自居焉。是其素志也。然是可以公之。因趣門人等。遂定公其私記之計云。

文化六年己巳冬十月北山老人山本信有撰

容乎欲其婉之而未能也承焉而欲其怡然愛焉而欲其藹然而未能也於是又質之師友詢之故老徵諸前言往行稽諸聖經賢傳苟足以取資焉則不必其人而必其言凡其所以求之者若是而猶未之有得也嗚呼孝亦難矣哉孝之義散見論孟諸書而全載之者莫如孝經昔儒雖或有真偽之疑余則謂姑舍之可也其足以取資乎雖衆人之言吾固將從之况聖賢乎饑者取於飽渴者取於飲有至急者存焉未暇他及耳曩者善葦著古文孝經私記二卷蓋發自至性而端致意於此推尊古文指彈今文論繹攷辨鑿鑿有證斯殆余之所

未暇及者而善葦則能及之矣抑又由是觀之其於家庭之間必其既盡心也必其既媿於色而婉於容也必其既怡然承其意而藹然致其愛也必其既師友是質故老是詢前言往行是徵也不然安能及之則乃翁之所期無負而余亦不獨有喜而有愧焉多矣屬者平戶老侯喜善葦之茲舉為捐貲以祭之斯亦永錫爾類之遺意也夫及其授首簡書此弁之文化七年十一月中浣江都佐藤坦識

章名辨

古今文各有二本考

卷下

道德辨

至德要道解

孝者德之本解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辨

天子論

卷庶人章辨上

古文庶人章辨下

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辨

曾子敢問章辨

天帝論

禮樂論

閨門章辨上

閨門章辨下

古今文各有二天考
 閨門章經平
 閨門章經上
 樂樂篇
 天帝論
 曾子煩問章經
 善天公

古文孝經私記例言

一私記之義先生總序既言之蓋其所記私也而公之者吾輩意非先生意也既已公之乃非為私之義而仍曰私記者未能忘乎其造端託始此乃先生意也

一是書專主於崇古文而黜今文即不論先賢瑕類漫然無所徵焉若洗垢求痕吹毛覓瑕古人所戒而先生獨敢為之者慮斯道不明學術日流於異於是乎諄諄辨駁反乎正而止亦不獲已也讀者察之

一諸家之說有載其全者有節其半者有一語而兩用者有一事而分四五項用者先生皆用細字分註各

古文孝經私記 例言 學古堂

段下不敢沒其所自然先生以已意斟酌諸家換其
 一兩句易一兩字因自書其說者不必列先賢姓名
 蓋行文之際不欲插入先賢姓名以致混雜要之諸
 家之說有所未備也讀者勿以雷同目之
 一先生最後得吳隆元孝經三本管窺其論閨門章大
 與先生所見合而精細弗及吾先生也然先生不沒
 其善併取吳氏說裝點其辨以為定論云
 文化已巳冬十月
 門人泉澤充謹識

古文孝經私記

古文孝經私記卷上

信天想新
 紀念
 大正三年四月
 寄贈
 信天想新
 寄贈

南部泉澤充

江戶朝川鼎五鼎氏著

門人遠江大田惠全校

在周禮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此蓋在小學而學史

韻之遺法使文字之義總歸六書也六書者一曰象形

日月是也二曰處事上下是也三曰會意武信是也四

曰諧聲江河是也五曰轉注考老是也六曰假借令長

是也率是因物取類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

是也

古文孝經私記

蓋卽謂之字一皆取法於史韻而不復別創一體外史
 達書名于四方行人論書名于九歲皆以是也則書之
 同文可知已宣王時太史史籀實始著大篆十五篇蓋
 其為體也或與古同或與古異當時以史官制之謂之
 史書又其所制之文或有小異乎古文大篆者謂之奇
 字奇字或因史名一曰籀書幽王時又有省古文者後
 世汲冢書中所載是也未知其始于誰氏周之東遷諸
 侯分爭國殊政家異俗而後其書不得同文於是乎若
 小篆隸書之諸體相尋而起意是各國之文字而不復
 必同乎古文大篆則六書之用卒以泯焉班史氏觀乎

此曰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
 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也
 矣夫蓋傷其寢不正漢書藝文志宜哉孔子修六經左丘明
 述春秋傳特皆用古文其旨深矣可不思哉逮乎秦李
 斯乃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而作小篆下邳人程邈又變
 古文大小篆作隸書從此書名遂定為小篆為隸後世
 皆便其用而後所謂古文不復行如古殆乎廢矣漢興
 蕭何草律使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
 史又以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之六體試之課
 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漢書藝文志至此始有古文

之名以別其餘五體焉由是觀之古文尚行于世未全廢之惟人趨於便安於約而習者罕有遂至於無能知之者矣然在學士大夫復何必然是故北平侯有獻之許慎說文解字自序河間王有得之漢書景十三王傳叔孫通及後魏書江式傳有識之西京雜記司馬遷有誦之史記太史甄豐改之說文解字自衛宏定之後漢書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說之後漢書植未嘗一言其不可知焉且劉向以中古文校施孟梁丘二家易及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書漢書藝文志蔡邕在靈帝時以三體書石經其一曰古文後漢書儒林傳若古文果不可知則何能得校且書之哉然則太史公所謂秦撥去

古文史記太史公自序蓋本其廢之所由起也何以知之楚元王少時嘗與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漢書楚元王傳且竇公者魏文侯樂人也在文帝時年一百八十歲獻古文樂書一篇伏生與叔孫通皆嘗為秦博士逃而歸漢惠文時尚存在焉况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人其他一二宿儒老生幸而不坑在當時見而識者世或有之自秦下焚書之令至漢興其間纔七年耳

滔滔世界若謂無其人則吾不信也與其間數十年
 百餘古文孝經考亦謂古文孝經而不知其當說其而論
 方今學者窮經師古乎師今乎孔子曰信而好古鼎雖
 不敏固奉夫子之教其於所學亦是古爾今攷孝經一
 書遭秦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
 十八章皆隸字其後魯恭王壞孔子屋壁得孔鮒所藏
 孝經二十二章皆科斗文字及安國為之傳雖以今文
 讀之其今文亦蓋或帶古體因謂之隸古謂之古文乃
 與當時今文又自別矣於是乎以隸字即當時通行故
 更稱顏本為今文此今古之所由而分也唐玄宗好今

文始以隸楷易古文宋景文筆記有其不合開元文字者謂
 之野書通志所謂古文廢而不用唐書來至使天下後
 世不知古文為何物可勝嘆哉故自今而觀之雖今古
 同文而其章之分合字之多寡尚可推而知也果其可
 知則何必捨古而取今且古文之出於孔壁始載漢書
 藝文志今文之獻於顏貞乃見隋書經籍志若以漢志
 所載者尚且致疑則其出於隋書者亦何足以信之乎
 隋志云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
 十八章為定鄭眾馬融並為之注然則今所傳今文十
 八章者劉向校定而非顏貞之舊也今文一經劉向校

定而先是之。今文不可復見，世人以其同章數，誤謂之。顏貞，今文亦以今論語為魯論之比也。若夫古文幸為劉向所黜，而其傳于今者，依然孔壁真本也。神天之所護持，可不珍重乎？今我邦所傳古文孝經有五焉：清原本足利本、弘安本、元祿本、享保本，是也。蓋其所傳授受之間，不得無一二誤寫，然其實皆出於一清鄭辰序。太宰純校享保本云：其書二十二章，經文一千八百六十一字，較之桓譚新論所稱尚少十一字，而以宋司馬氏指解相校，則增多五十一字。其間單文隻句，無關義理者，不具論。若首章之以順天下，作以訓天下，可不煩

言而解，卿大夫章，然後能保其宗廟，句增保其祿位，而五字與諸侯章之保其社稷，士章之保其爵位，句法相合，而義更明暢。又故親生之膝下，此本作是，故親生毓之傳云育之者，父母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此本作績，莫大焉。傳云績功也。此二條班固藝文志已稱諸家之說不安。古文字讀皆異，而指解本所刊與今文無異。然則此本為最古。其言當矣。余更攷經文，庶人章用天之時，因地之利。宋本皆作用天之道，因地之利。列子瑞天天有時，地有利。孟子丑公孫天時不如地利。荀子兵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凡對天時以地利，蓋古言也。又諫爭章從

古文孝經卷上 四 學古塾藏

父之命宋本皆作從父之令荀子道孔子家語恕並有子從父命孝乎之言則其作命者亦古也然則我邦所傳古文卽孔壁真本而比之其傳于彼者為優而彼之所傳古文亦比之今文為最優矣而世之奉今文者以古文出於劉炫疑之其說尤為誕妄不知何據而云爾隋書經籍志云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誼誼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秘府又先無其書據

此則當時諸儒皆云炫自作之者乃孔傳而非古文本經也若虞淳熙從今文孝經說亦誤引隋志反云周師入郢焚書七萬餘卷魏大收書但獲今文譯以夷言謂之國語孝經後齊頗更搜聚然古文竟泯焉自隋用一絹易一卷而王逸嗜利出市本送劭劭偽造符命人也轉示劉炫炫之偽妄亦劭之流遂作稽疑以傳於世當時諸儒皆詆則無一人可證秘府之書則無一字可證徒恃漢志而又不合桓譚許慎之說固無待貞曷之譏斥也此誣劭誣炫僥又誣聖經嗚呼讀書人既如此則斯經之厄不亦宜乎其若貞曷之譏斥殊不可信司馬

貞曰近儒欲崇古學偽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非宣尼正說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為一章是古人既沒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邢昺本于此亦曰劉炫遂以古孝經無人章分為二曾子敢問章分為三又多閨門一章然在漢志顏師古註引劉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為二曾子敢問章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所謂今文十八章古文二十二章其分合有七西漢孝經既已為然豈炫所能分析補綴乎蓋經之有今古傳之有孔鄭固為千古疑案唐玄宗開元七年三月乃詔群儒

學官俾其集議左庶子劉知幾主古文而欲行孔廢鄭國子祭酒司馬貞主今文而請鄭孔並用其五月五日詔鄭依舊行用爾後孔注傳習者稀至十年上自注孝經頒于天下遂以十八章為定自是世人動輒以開元敕議從今文為之據邢昺孝經正義曰是時蘇頌宋璟文吏拘於流俗不能發明古義奏議排子玄令諸儒對定司馬貞與學生郝常等十人盡非子玄卒從諸儒之說唐書劉知幾傳云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為正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辨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

兼行然則開元敕議何足以據此鼎之所以於古文特引正證而報所學也

朱子古文孝經刊誤辨

矢口之與肆筆其致一而為體則異夫聖人吐辭成經立言為訓其皆可以為世教固也然記者非一人文有其體句有其法故論語自論語孝經自孝經均是孔子之言而文體句法自不能一也若孝經亦雖孔曾一時之問答有更端以告者又有間歇而復告者既已筆之於書則皆更以子曰起之自不能與矢口同也唯其妙於文反覆論議使如自其口出者雖時世使然親炙之

效亦不可誣也朱子著孝經刊誤云蓋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已下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脉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而後人以為六七章今文作六章古文作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而讀者不復得見聖言全體大義為害不細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為一章而刪太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此大不然子曰及詩書之文縱使其文分斷間

隔而意則未始不相貫也。門人於開卷第一序作經之所自始以發一篇之端云。仲尼問居曾子侍坐及下子。曰曾子辟席曰與連篇子曰曾子曰皆出自記者之口。蓋記者修孔曾一時之問答以為一篇孝經此其所以為文也。若使直記其言而無修之則與禪家語錄又何擇焉。言語文辭其體之不同古猶今也。朱子以此律古人豈不亦誤乎。朱子又於今文所謂聖治章云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皆是春秋左氏傳所載子太叔為趙簡子道子產之言唯易禮字為孝字而文勢及不若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彼之完備明此襲彼非彼取此無

疑也。子產曰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其下便陳天明地性之目與其所以則之因之之實然後簡子贊之曰甚哉禮之大哉。首尾通貫節目詳備與此不同其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又與上文不相屬故溫公改教為孝乃得粗通而下文所謂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者却不相應疑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強加裝綴以為孔子曾子之問答但未見其所出耳。然其前段文雖非是而理猶可通存之無害至于後段則文既可疑而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于理又已悖矣。况先之以博愛

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邪其所引詩亦不親切今定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九字並刪去毛奇齡辨之曰如所言則何止于此第十二章云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此即左傳太史克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此即左傳北宮文子曰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以臨其下皆直用左氏文以為言而不少避者論語亦然克已復禮為仁則直用左傳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直用晉曰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即彼哉彼哉用陽虎語不學禮無以立用孟僖子語不特記者如此即手自為文亦然贊易乾卦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則全襲魯穆姜曰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其文在襄九年夫子未生之前豈有穆姜襲夫子言者然而游夏見之不以為疑七十子之徒聞之不以為怪漢

唐至今並無敢有一人焉起而刪之。諾厲之。若是者何也。則以夫子之言原與春秋相表裏而非有二也。春秋有簡書有策書。夫子修簡書以為春秋之經。左丘明修策書以為春秋之傳。其二書皆朝夕講求。行著習察。師以之為教。弟以之為學。不問其為何人語。而其言足述。往往取之以垂訓。蓋夫子平居口授。原自如此。故其自為文與門弟子所為文皆彼此一轍。而並無嫌畏避忌。于其間人苟有學。則自多見。少怪者已。則無學而反謂聖經之有未通。此在他人猶不可。而况乎註經者也。經問。余亦謂司馬光以教字不應上文。改作孝字。可謂誤。

矣。夫孝百行之本。而教之所由生也。故直呼作教。固亦不妨。而如此章統其百行而言之。不待改作孝字。而文義可通。如其謂與上文不相屬。則未之審也。蓋此章之意。孝則天經地義。而人之恒情也。先王循人之恒情。而設其政教。故其教不待肅戒而自成。其政不假威嚴而自治。其所謂政教者。則天明因地利而所制者。暗指言孝也。而後更謂其如斯者。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所謂教者。上文不肅之教。不嚴之政。所謂化民。即上文而成而治是也。因乃舉其效曰。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誼。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

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其曰博愛曰
 德誼曰敬讓曰禮樂曰好惡乃孝之支先王之教也其
 曰莫遺親曰興行曰不爭曰和睦曰知禁乃先王之化
 民也若此解之其義豈不亦昭明乎其又謂先之以博
 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此亦大不然夫子嘗論天子之
 孝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其不敢
 惡慢於人者博愛廣敬之道而此章所謂先之以博愛
 也下即曰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章所謂民莫遺
 於其親也唯天子章主愛敬事親之道而如此章主政
 教化民之義其所主說雖有小異而意則未始不相同

也其又謂其所引詩亦不親切亦未之審也引詩者義
 取居顯盛之位者為民所瞻仰上之所好下有甚焉者
 則其先之陳之道之示之不可以不慎焉後人或曰此
 原係於刺大師尹氏之詩與上文先王字不相涉此不
 知古之引詩斷章取義譬喻旁至無所不極之義而言
 之也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者天子之謂而君
 子以此喻秦穆公文三年太叔文子以此喻君襄二十五年
 傳此類頗多又奚疑焉朱子又以所謂孝治章為傳之
 四章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而曰其言雖善而亦非經
 文之正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也此亦大不然

今詳經文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此天子章所謂愛敬其親者不敢惡慢於人者亦說博愛廣敬之義也而下文承之曰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其以孝而和可知也而其謂以和而孝吾不知何故朱子又云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詞非謂凡為孝者皆欲如此也又况孝之所以為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為孝則是使為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于大不孝矣作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即以附此而不知其非所以為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害意焉可

也此亦大不然若孝經統論五等之孝故其論有天子諸侯而言者有王卿大夫士庶人者有僉言五等者而如此章首以聖人之德起論中乃引周公文王之事終則以聖德無加於孝結之則其王天子而言者明矣天子而嚴父配天固其所也而又何孝加於此乎孝經釋疑云論孝之極必當盡孝之量今載籍中論大孝之親切者莫如孟子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然此亦凡為天子者皆可能也更有宗祀文王如周公者乃為尊養之極配上帝者尊之至也四海來祭者養之至也孝之分量所及至於如此而非

有加於孝之外也。夫子以此明聖德無加於孝至親切矣。然豈欲人之行孝必如此哉。周公亦會逢其適而已。其說當矣。而其謂使為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于大不孝者。抑亦何故。黃震亦曰。中庸以追王大王。王季為達孝。亦與此章嚴父配天之孝同。昔古人發言義各有主。學者宜審所躬行焉。若夫推其事之至極。至於非其分之當言。如晦庵所云者。則不可不知也。日黃氏抄黃氏者奉朱子人也。而其說如斯。亦可以證吾說之不一。誣矣。至其分為經一章。傳十四章。蓋其故習而誤之最甚者也。嘗分大學經傳補傳之五章。當時雖其徒尚不

然之續貂之誚。囂囂于今。所謂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此即古文之妙處也。如大學之文。反覆論議發明前義。而致知格物自存於其間。古文多然。古語云。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尺必過。朱子之解經。往往有此失讀者。不可不知也。日黃氏抄

姚際恒古今偽書考辨

清姚際恒著。古今偽書考。吹毛求疵。併其可信者以疑之。若他書姑置不論。論孝經一條。尤為誣妄。大意不過就朱子刊誤而云耳。其與朱同者。今不復辨。若朱之所不言。亦不得無辨也。姚氏曰。案是書來歷出于漢儒不

古今偽書考

惟非孔子作，併非周秦之言也。其三才章，夫孝天之經，至因地之義，襲左傳子太叔述子產之言，惟易禮字為孝字，聖治章以順則逆，至凶德襲左傳季文子對魯宣公之言，君子則不然，以下襲左傳北宮文子論儀之言，事君章進思盡忠二語，襲左傳士貞子諫晉景公之言，左傳自張禹所傳後始漸行于世，則孝經者蓋其時之人所為也。勘其文義絕類，戴記中諸篇如曾子問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之類，同為漢儒之作，後儒以其言孝特為撮出，因名以孝經耳。案諸經古不係以經字，惟曰易曰詩曰書，其經字乃俗所加也。此名孝經自可

知非古，若去經字，又非如易詩書之可以一字名者矣。此說在本邦物茂卿考經亦嘗言之，皆謬論也。蓋古昔稱詩云書云易云，未嘗道詩經書經也。而莊子天運云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荀子勸學亦云：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而其下文云：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群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于禮而止矣。此雖不以經字連於詩書，直稱詩經書經，而詩書之為經無可疑矣。但詩書之名，其名各自成義，不必以經字配之。孝者道德之名，其書不可單稱為孝，因係以經字也。凡言

經者皆學者尊稱之辭故非獨詩書孝經以經為名雖
 凡諸書亦皆可以稱之荀子解蔽引道經莊子天載墨經
 是可以見矣經之名尚矣何待漢人而後稱之且若孝
 經呂氏春秋孝行察微二篇並引其文不知姚氏何據
 以知其非周秦之言也姚氏又云孔子曰事父母幾諫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多少低徊曲折今諫爭
 章云父有爭子故當不義子不可不爭于父從父之令
 焉得為孝又何其徑直而且傷于激也其言絕不倫類
 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此深合天理人情之言使此
 為孔子言孟子豈與之相異如是耶此說非也然文獻

通考亦引晁子心讀書志云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以
 不諍於父而孟子猥曰父子之間不責善夫豈然哉介
 甫因謂當不義則諍之非責善也噫不為不義即善矣
 阿其所好以巧慧侮聖人之言至此君子疾夫但姚氏
 以孟子疑孝經晁氏以孝經疑孟子故玉應麟論之曰
 蓋子心守景迂之學以孟子為疑非篤論也朱文公於
 孟子集注取荆公之說紀困學其言當矣余亦嘗謂父子
 之道天性也故孝子事親以恩為主孟子曰父子之間
 不責善蓋以此也雖然父母有過而阿諛曲從成其不
 義使之得罪於鄉黨州閭是豈為人子之道哉蓋子爭

於父猶臣爭於君也。若君父為過大甚，則為之臣子者亦不得，不極於犯顏，但君臣以義合，父子以親成，故其事之之道亦不得皆同矣。昔者舜之事瞽叟，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若委身以待暴怒，殫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其於諫爭之道無乃亦然乎？何者？父子之道以犯而離，則不可去；以犯而夷，則不可死。故內則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

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然則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以爭，要當微微納進善言，蒸蒸又不格，姦是其常也。其處變之道不必然。若父母有過而遂之方，此時為之子者，忍坐視其陷于不義，而不一諫爭乎？諫爭亦臣子之道，是經之所以不可闕此章也。學者詳之。

吳澂孝經章句辨

元吳澂嘗著孝經章句，其題辭曰：許慎學孝經，孔氏古文說文中所引用者，慎自序云：其稱論語孝經皆古文也。今案說文居字下引孝經仲尼居，見得當時古文居上，即無開字。劉炫本增此一字，妄矣。以余觀之，仲尼開

者三十三篇古文經耳其若二十五篇漢世祕藏希得見之而兩漢諸儒猶知孔本有五十八篇四十六卷故劉向別錄云尚書五十八篇班固藝文志云古經四十六卷是也於是乎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此本正之正義此條必有傳寫之誤若如所言則三十五篇非三十四篇矣且伏生二十九篇內有泰誓一篇而又增古文泰誓三篇決無是理鄭註久逸其詳雖不可得而知之鄭玄嘗稱安國為先師祖述其學然則其所分出亦當同于安國矣惟安國所業傳者就伏生二十九篇內除泰誓一篇為三十三篇鄭玄則加之為三十四篇故正義又云鄭所註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蓋今文泰誓一篇古文泰誓三篇今此云泰誓三篇似指古文泰誓言之而鄭註僅存于今者皆今文泰誓而其若古文泰誓之誼無

得而聞焉此亦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欲以合所謂五十八篇之目然所註者三十四篇而二十四篇之誼無聞焉所謂二十四篇內九共九篇合為七篇或又曰十六篇尚書正義言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云十六篇逸鄭于汨作典寶之等皆云已逸則是當時已逸其書也今攷後漢書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當時衛宏賈逵馬融鄭玄等為作訓傳注解以傳之閻若璩江聲王鳴盛輩並以謂賈馬鄭等所傳者為杜林漆書古文尚書毛奇齡則以謂鄭三十四篇偽本二十四篇合五十八篇者謂之杜林漆書本皆非也吾聞之北山先生曰按後漢書杜林傳林前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蓋孔壁古文百篇其可知者僅五十八篇安國定為四十六卷若為一卷圍文餘

猶不足焉如何杜得艱困中不離身握持之乎既曰握持不過寸餘書卷耳寸餘書卷何能統籠五十八篇之尚書是乃古文殘編蓋林得古文幸於西州得漆書一卷是雖乃殘本可以證其學矣而其所謂傳古文尚書亦何管於漆書得與不得乎此說先生別有論著文多載然則衛賈馬鄭等所傳者古文尚書而非今文尚書也賈逵本傳云逵悉傳父業而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湖而上之安國為始一脉相承歷歷可指也而其於二十五篇際乎無聞正義又云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可見賈逵所傳書即馬鄭所註本矣舊唐書經籍志載馬融鄭

玄註古文尚書則唐世尚有其書而未也孔穎達以親見之詳載篇數其言應不誤矣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故又註伏生尚書大傳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五篇以為三十四篇則亦小異乎庸生賈馬等學也余嘗以謂伏生所授即大小夏侯歐陽生等所傳今文二十九篇是也安國所授即庸生賈馬等所傳古文三十三篇是也鄭玄所註即古

文三十三篇之外更加今文泰誓一篇以為三十四篇者是也而許慎從遠受古學在和帝時作說文解字十四篇其所引頗多亦皆在古文三十三篇之內若藥不瞑眩一句屬說命之文朱彞尊以為因孟子所引而及之經義考則亦受三十三篇之古文尚書也三十三篇之古文尚書當時傳之者皆自謂孔學鄭玄亦為三十四篇作註解而其書贊稱安國為先師許慎說文解字自序云書孔氏蓋皆為此也安帝建光元年九月許慎子冲上說文解字其叙云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

說因知說文所引用者魯國三老獻之議郎衛宏校之與孔壁二十二章者所出亦自異豈可混乎然則說文以居上無閒字為古文者非今所謂古文亦未可知也且無閒字者於文義有所難通凡居單言之必稱所居湯居於毫尚書序公居鄆春秋居德則忌周易居寵思危尚書之類是也若不稱所居必以他字重言之啓居寧居並詩燕居群居並論語之類是也其不稱所居而若單言仲尼居此無有之也吳氏又云古文侍下有坐字案居即坐也與上句義重禮小戴記云仲尼燕居子張子貢子游侍孔子閒居子夏侍大戴記云孔子閒居曾子侍並無

坐字此經與彼所記當為一例余以為大不然居自居坐自坐不可混而用之若可假借為訓其居係於仲尼坐係於曾子本自二人義何重複韓詩外傳云孔子閒居子貢侍坐劉向新序云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與此經文例相比吾未嘗見其害於義也且侍有立有坐而弟子之於先生以侍立為其正禮故單言侍者必是侍立非侍坐矣今經文明云辟席云復坐則其為侍坐可以無疑但居云侍云以其辭不悉故若唐明皇御註之取今文輒強為之解曰居謂閒居坐謂侍坐是以孫本孝經釋疑亦云居不能兼閒義侍不能兼坐義若除此

二字則夫子坐曾子立矣何能從容論議至千八百餘言以盡孝之蘊邪其言當矣毛奇齡嘗著孝經問亦論及焉今略之今文誤作仲尼居曾子侍斷前歇後大非聖經本旨不可從也吳氏又云桓譚言古文千八百七十二字與今文異者四百餘字今按劉炫本止有千八百七字多于今文八字除增闈門一章二十四字外與今文異者僅二十餘字其所增或一字或二字比今文徒為冗羨其所減多是句末也字比今文更覺突兀此亦大不然夫漢世之學家傳其業人守其說皆自謂真本經雖小有異同謹而存之不敢毫以私意增損蓋聖

人作經本是一而已及至後世文有今古之分言有楚夏之別授受之間語訛寫誤一源十流互有得失竟不知其孰真而孰偽固非如後世剗剗一成人之視聽頓定何必執一而拘泥哉今以我邦所傳舟橋本校之與桓譚所言僅少十三字足利本少九字弘安本少十三字元祿本少十字享保本少十一字伏原本少十五字文之羸縮何足較真偽耶吳氏又云故自天子下有已下字依大學經文例亦不應有因攷之國語楚語自公以下至於庶人禮內則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然則其有之無之並皆可通若強生優劣於其間無已下字

者及似不備矣又攷古文孝經刊誤經一章傳十四章

凡一千五百八十七字

江元祿孝經大全所載刊誤原本式云朱子刪定凡一千五百

八十六字與余所計

合其所刪二百二十字為千八百

七字與所云劉炫本同其字數因知其劉炫本指刊誤

原本而言之也董鼎孝經大義所載刊誤總綱及朱鴻

孝經質疑並云朱子作孝經刊誤以古文定為經一章

傳十四章刪去古文二百二十二字此皆就今文計朱

子所刪字數而言之可謂誤甚矣文獻通考引中興藝

文志云刊誤謂今文六章古文七章以前為經後為傳

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乃數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

人之孝而其末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文勢聯貫實皆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為六七章又增子曰及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今乃合為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又指傳文之失刪去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七字六十七字當作六十九字董斯大義所引及王佛集說序朱鴻朱文公刊誤以順則逆已下凡九十字旨意並作六十九字可從餘從古文可以見朱子所刪為二百二十字矣又以今文校刊誤本之古文除閨門一章外其增減異同合為二十八字吳氏所云與今文異者僅二十餘字蓋謂此

也此益可以知其指刊誤本而言之矣其云古文所增或一字或二字今攷之經文即其字皆不可無之決非冗羨也又云所減句末也字者宋本獨無而若我邦所傳古文亦皆有之吳氏猶莫之識耳嗚呼吳氏以今文依刊誤本刪其所自疑二百四十六字為經一章傳十二章以御註本之今文刊誤本之古文參校異同以作之章句未嘗一見劉炫本暗推刊誤本之字數以古文為劉炫偽作遂云劉炫本止有千八百七字豈不亦誤乎因攷之隋唐二志有劉炫古文孝經述義五卷而五代之亂既失其書故宋史藝文志陳振孫直齋書錄

解題尤衰遂初堂書目馬端臨文獻通考等並不著錄
其他宋人言孝經者無慮數十家而無一語及焉若使
此本尚在亦焉不引之司馬光古文孝經指解自序云
前世中孝經多者五十餘家少者亦不減十家今祕閣
所藏止有鄭氏明皇及古文已可見當時所存之書亦
無幾獨鄭樵通志畧焦竑國史經籍志並載古文孝經
述義五卷蓋通志畧之為體在當時雖已亡之書尚存
名目使學者知傳註之門戶此其微意也故其所著錄
當時已無其書者往往有之若國史經籍志不過影寫
通志略耳邢昺正義數引劉炫說此亦非親見其書而

言之皆取唐元行沖疏更為之說者其所收固不足取
證也然則劉炫本在宋初既不可見况胡元乎吳氏忽
見刊誤本以為劉炫本遂誣壁中之古文冤哉

孔安國傳孝經辨

孔安國作古文孝經傳史記前後漢書並無明文至魏
王肅孔子家語後序始云孔安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
衆師之義為古文論語訓二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尚書
傳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嗣是隋書經籍志
云古文孝經一卷孔安國傳梁末亡逸今疑非古本又
云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于

梁亂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誼誼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秘府又先無其書唐會要載國子祭酒司馬貞議其略云荀昶集注之時尚有孔傳中朝遂失其本然則魏晉以降已有安國之傳及梁世與鄭氏並立國學而亡于梁亂隋唐之間所謂孔傳即隋人偽造本歷歷可見也然先是之孔傳亦大可疑何者孝經傳與論語訓尚書傳並始見於家語後序而若論語訓何晏論語集解自序其稱世不傳即當時已無其書集

解中所收錄亦殘闕之餘僅得之傳說耳若尚書傳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始奏上其書而施行焉予嘗以謂安國得壁中古文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會國有巫蠱事未列於學官然其起家既由古文則不得無訓詁於是乎為傳古文尚書十三卷今字尚書十四卷以其三十三篇私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是為尚書古文學後漢書儒林傳若所謂二十五篇漢世秘藏希得見之在魏初漸流於人間本經尚然况其傳註秘於家者乎世遂失其傳而孔傳不可復見然則今所謂尚書傳是魏晉間人掇取其說之一二於傳聞加之以私意

而所成實非安國也。故晉李顥集注尚書於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尚書正義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此由世無其書而偽古文家擬作以誣安國。此其勢然也。若孝經傳無乃亦然乎。本邦所傳孝經傳亦隋人偽造本也。蓋自天智帝四年唐高宗遣劉德高等來通好而終乎唐世行李往來絡繹不絕。當時遣唐之使留學之生其得于彼而致于我者珍書異典不為不多。孔傳鄭註亦其一也。是以文武帝之朝二註遂著于令並立國學。至於清和帝貞觀元年詔以唐玄宗御註本充教授正業。孔傳亦兼聽試用。不全廢之。三代實錄自爾以還

千有餘年。博士家歷世相傳。至於今孔傳鄭註得以存焉。乃若孔傳雖非真本。洛誦之孫不猶可珍愛乎。彼國五代兵興而其本亡逸。及至近世信濃太宰純所校刻孔傳流傳。至于彼而歙人鮑廷博梓以傳之。知不足齋叢書所收本是也。乾隆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云舊本題漢孔安國撰。日本信陽太宰純音出自歙縣鮑氏云。得於市舶。今以日本所刊七經孟子考文證之。彼國亦以是為偽本。好奇者誤信之也。今從子夏易傳之例。不廢其書。庶言古文者有以考其真贋焉。據此清人亦不信之。又知本邦以孔傳為偽本而本邦近來一二儒

生亦雖有稍覺而未嘗一有說破其所以爲偽者何哉
余因攷傳文安國之傳多襲取諸子百家之語錯綜成
文絕與西京不類又邦盈二字不爲高祖惠帝諱漢臣
而違時制者如斯安國必不然又若其序殊不可信序
云及秦始皇焚書坑儒孝經由是絕而不傳也至漢興
建元之初河間王得而獻之凡十八章由是觀之焚坑
之後孝經絕而不傳武帝建元之初河間王得而獻之
先是其無孝經可知也而又云漢先帝發詔稱其辭者
皆言傳曰其實今文孝經也安國在孝武時其稱先帝
必是文景二帝矣又云昔吾逮從伏生論古文尚書誼

伏生在孝文時年已九十餘安國果能從之亦必在文
景之際矣是河間王未上之前已有孝經也一篇之序
其說前後矛盾此蓋僞作者一時採掇綜叙而不自覺
其大露破綻耳劉炫著孔安國序直解云民間雖有遺
文而無復師說也漢初自有存者卽所謂今文孝經下
言先帝詔書所引叔孫門徒所議皆是此民間孝經非
河間王所獻者也今案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
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孝文之時
旣已置孝經博士何謂之民間遺文無復師說耶劉炫
黨僞強回護之其謬顯然可見隋志云遭秦焚書爲河

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玩漢初字亦可以知其不在武帝之時而今云建元之初其可疑一也班固漢書荀悅漢紀並載高惠文景之詔無一引孝經言傳曰者獨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富也偽作者由此遂暗推以謂先帝亦當然固是誣古之言豈足據乎且安國漢人何稱漢先帝一漢字自是異世之辭其可疑二也孔子世家云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司馬遷親與安國游其所言蓋不誤矣故今就王鳴盛尚書後辨攷之伏生在文帝時年已九十餘安國能從受業此時年最少亦

應十五六歲矣漢儒林傳載安國為諫大夫因就文帝末安國年十五六計之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安國即為之後幾年至臨淮太守使即死其年已五十七八且望六十矣安得為早死乎而今云從伏生其可疑三也漢景十三王傳云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二十八年薨其二十八年即為武帝元朔元年而其下文云恭王初好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宮闈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壞宅之時雖傳無明文今據序云河間王所上雖多誤以先出之故諸國往往有之則古文之出必在建元之後元朔之初伏生

於時必不存矣若云安國在文帝時從伏生論之則今
 文尚書非古文尚書矣而今云吾遠從伏生論古文尚
 書誼其可疑也而先儒多信奉之定有所見而然鼎
 不佞不知其故因錄考證所及以俟博洽君子而質焉
 鄭玄註孝經考

鄭玄之註孝經范曄後漢書已言之太平御覽所引後
 漢書亦云鄭玄漢末遭黃巾之難客於徐州今孝經序
 鄭氏所作南城山西上可二里所有石室焉周廻五丈
 俗云是康成注孝經處是皆其證也晉元帝太興初置
 孝經鄭氏博士一人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帝太元

元年再聚群臣共論經義有荀昶者撰集孝經諸說以
 鄭氏為宗獨至南齊陸澄其與王儉書曰世有一孝經
 題為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
 衆書亦無孝經南齊書陸澄傳嗣是隋書經籍志陸德明經典
 釋文序錄亦皆疑之故唐劉知幾在玄宗朝上孝經注
 議曰今俗所傳孝經題曰鄭注爰在近古皆云鄭注即
 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唐會要自是世儒多疑此注
 王應麟因學紀聞云孝經鄭氏注陸德明云與康成注
 五經不同今案康成有六天之說而孝經注云上帝天
 之別名故陸澄謂不與注書相類余則不然之鄭玄所

謂昊天上帝祗是一神北極耀魄寶冬至於圓丘所祀
 天皇大帝不可與大微五帝混稱之而其若單稱皇天
 則有之書君奭註禮月令註蓋大微五帝亦稱上帝周禮春官大
秋官職金註禮其上帝亦或以天稱之禮大傳註引孝
 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況配五帝也所謂配天者配靈威仰之謂而
 配上帝即況配五帝之謂也但其天云帝云名稱雖異
 要皆謂大微五帝也故鄭於禮器註云上帝周所郊祀
 之帝謂蒼帝靈威仰禮雜記註亦同之亦可見其稱互通矣然
 則其謂上帝者天之別名亦與六天之說固不相妨所

謂天亦非指皇皇后天而言之郊特牲正義云鄭氏以
 為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
 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為六天據其在上帝之體謂
 之天天為體稱故說文云天顛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
 帝帝為德稱也故毛詩傳云審諦如帝故周禮司服云
 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
 天何為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
 饗帝于郊而風雨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寒暑
 時又春秋緯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大
 微宮有五帝坐星青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

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黃帝曰含樞紐是五帝與天
 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
 則周公其人也下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
 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由此觀之鄭註於配天或
 有謂配惑生帝靈威仰之文故承上文註於上帝直謂
 天之別名歟直謂天之別名似有承而云爾但其書殘
 闕居多雖今所傳亦非全本今就其所存者併攷之於
 鄭義一無可疑頃讀劉肅大唐新語云梁載言十道志
 解南城山引後漢書云鄭玄遭黃巾之難客於徐州今
 者有孝經序相承云鄭氏所作蓋康成胤孫所為也余蕭

容古經解引太平寰宇記亦云康成徹孫所作王應麟玉海亦云國史志孔

安國傳古二十二章有閨門篇為世所疑鄭氏注今十
 八章相承言康成作鄭志目錄不載通儒皆驗其非開
 元中孝明纂諸說自注以奪二家然尚不知鄭氏之為
 小同困學紀聞亦載之此蓋據劉知幾驗晉中經簿而所云周
 易尚書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
 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玄至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
 玄二字而言之既已疑而不足遂充之以其子孫誣亦
 甚矣彼國五代兵興已亡其書直齋書錄解題云按三
 朝志五代以來孔鄭註皆亡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叙孝

經即鄭註者而崇文總目以為咸平中日本僧裔然所獻未詳孰是世少有其本乾道中熊克子復然袁樞機仲得之刻于京口學宮意者其後尋又亡故朱鴻刊集孝經諸說江元祚孝經大全所收亦不及此又朱彛尊經義考已稱鄭註久逸然猶有僅存者盧文弨孝經音義攷證亦云今已亡失近海鹽陳氏鱣集孝經鄭注為一編則其亡于彼可知也我邦博士家亦嘗傳之以為教授正業是以僧裔然入宋獻之太宗既而我邦有天步之艱而文學掃地遂至使此註湮滅而不可復見唐魏徵群書治要收鄭註孝經為頗多其書已亡于

彼而幸今存於我其所收雖不全備嗚呼亦可不珍而

重之哉

近世又傳讀岐良芸之所校刻鄭註孝經一本其序云予適得裔然之遺本攷之經典釋文孝經正義及諸書所引稱鄭註者毫不相涉其偽不待辨而自明故余所論亦不及此

劉炫古文孝經述義考

劉炫古文孝經述義五卷隋書經籍志舊唐書及新唐書藝文志並作述義隋書劉

炫傳作述義經義考作義疏亡佚已久今不可復見也炫又得玉劭

所送古文孔安國傳本遂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以傳

於世此載于唐會要所載劉知幾上孝經注議而隋唐

二志並無稽疑篇目故吳隆元孝經三本管窺云想稽

疑一篇即在述議五卷之內我邦下毛足利學所藏

疑一篇即在述議五卷之內我邦下毛足利學所藏

古文孝經有劉炫著孔安國序直解其書初題云孝經直解卷第一古文孝經序據此不特孔序雖其傳文亦有直解而足利本脫之但炫作直解固無確據余謂直解二字以吳音呼之與述義音甚相似因誤轉作直解歟且著書體裁與邢疏所引述義亦大同小異然世已無兼本之可以相校則其然否雖不可得而知之直解之成於劉炫無可疑矣因知其傳文雖脫直解今足利本卽劉炫本也足利本卷末舉經之字數云一千八百五十字坊刻足利本誤作一千八百六十三字說載考異孔序直解所云亦同直解又云今文十八章得壁內古文考之今文少五

二字因攷之玄宗御註本千七百九十九字邢昺正義於廣揚名章云先儒以為居家理下闕一故字御註加之今據此文省一故字而更計之為千七百九十八字此卽今文原本之字數也今以所謂五十二字加之於今文千七百九十八字則為千八百五十字此卽劉炫古文之字數也元吳澂以古文為劉炫偽作暗推刊誤本之字數而謂劉炫本千八百七字則未之或知也

章名辨

孝經一書原有章第而無章名雖其章第方孔曾問答之時豈有之哉記者編輯成經自首章而下各有條陳

於是乎始分章之次第矣及後世文有今古章有分合所謂今文以為十八章古文為二十二章其體雖異而於一篇次序亦無不皆同若謂古文無章次豈不誤乎漢匡衡在元帝時上疏曰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漢書匡衡傳由此觀之西漢孝經已有章次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為定而亦不列名孝經正義云荀昶集其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而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唯皇侃標其目而冠於章首今鄭註見章名豈先有改除近人追遠而為之也御註依古今集詳議儒官連狀題其章名重加

商量遂依所請明王偉孝經集說序據此曰玄宗自為之注用十八章為正先是自天子至庶人五章惟皇侃標其目冠於章首至是用諸儒議章始各有名如開宗明義等此以開宗明義等章名為玄宗所加然先是皇侃著孝經義疏云開宗及紀孝行喪親等三章通於貴賤劉炫古文孝經述義亦云與之論孝開宗明義上陳天子下陳庶人此並載于邢疏是以歸有光孝經叙錄自序云章名乃梁博士皇甫倂之所標非漢時之所傳此亦不然陸德明孝經釋文依鄭註而列章名晉王羲之草書孝經亦同葛洪抱朴子明仁云仲尼以明義首篇

此指所謂開宗明義章而言之。宋沙門慧琳著辨正論云孝經者自庶達帝不易之典從生暨死終始具焉略十八章孝治居其一揆此指所謂孝治章而言之。然則孝經之有章名已久矣。然亦非漢時有之。其有之者蓋助于魏晉之際矣。余因攷之天子章名見于邢疏所引鄭註諸侯章名見于太平御覽所引漢實錄庶人章名見于顏師古所引劉向之語則若五等章名漢世已有之。可以僥證援神契矣。劉向又指今所謂三才章而為曾子敢問章。漢書藝文志註邢原指感應章而為明王之章。鄭集因知漢世孝經有五等章名而他章雖今文無今所

謂章名故彼國所傳古文。司馬光本范祖禹本楊簡本朱申本董鼎本亦不列章名。朱子刊誤於每章末云今文為某章可見古文無章名焉。我邦所傳古文亦原無章名。予嘗觀世尊詩經尹公所親書古文孔傳橫卷於稱毛聖民。道家文字古雅其筆法自有門風實為五百年前物也。此本亦不載章名。然則坊刻孔傳古文其列章名者蓋後人倣今文而追加之也。若謂古文亦有章名未之審者也。
古今文各有二本考章而具辭大辭古餘心
孝經之有古今文也人皆知之而不知古今文亦各有

二本也。隋書經籍志云：遭秦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闔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缺解，今詳其文。今文十八章，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皆傳其學，而長孫氏獨云有闔門一章，則其餘四家傳本闕之，固勿論也。唯其有闔門一章，而章數十八，不知他章有併二為一者耶？漢書藝文志云：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由此

觀之，長孫氏所傳亦自十八章，其經文似復無異。同然則隋志所謂有闔門一章者，抑亦何故？後觀晉王羲之草書孝經，羲之孝經今藏在仙臺侯文庫云是其經從今文而別有闔門一章，合為十九章。羲之所傳果是長孫氏本，則自是一今文，亦可以證隋志矣。但羲之孝經彼國歷代法書家無一言及之，且法帖所載後人集右軍字，如唐僧懷仁聖教序亦未可知也更俟知者審訂之。太平御覽引桓譚新論云：古孝經一卷二十章，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蓋其異者四百餘字，則斷是古字矣。其千八百七十二字，則文有羸縮耳。唯其

二十章則不知何故也經義考載唐李士訓說曰大歷初予帶經鉏瓜于灞水之上得石函中有絹素古文孝經一部二十二章一千八百七十二言此其字數同于新論而章數則異因疑御覽所引新論二十下或脫二字亦未可知也後攷王應麟玉海亦三引新論皆作二十章而無一添二字者御覽玉海不應皆誤也陳耀文天中記亦引新論然則新論原本亦作二十章自是一古文而與壁中古文又自別矣今文之為十八章古文之為二十二章在西漢為已然而當時又有十九章之今文二十章之古文蓋章之分合字之多寡無關義理者舍而

不論古之學皆然也若夫以此定其優劣亦後世之見也夫

二十章則不知何故也經義考載唐本二十章則不知
 初予帶經鉏畝于潯水之上得石山中有一篇古文其
 經一節五十二章一和八百七十二言此其字數同于
 新論而章數則異因與徐贛所引新論五十二句說二
 字亦未可知也後致王應麟玉海亦五十二新論皆係二
 十章而無一添二字者徐贛玉海不應皆誤也天樹以
 與壁中古文又自別矣今人之為十八章古文之為三
 也夫章在西漢為已然當時又有十九章之古文
 不歸古文之學蓋然也夫以拙定其疑從亦從世之民

